

聯合文學

【當代愛情散文選】

因為玫瑰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鍾怡雯

主編・賞讀



聯合文叢

363

因爲玫瑰

當代愛情散文選

● 鍾怡雯／主編 · 賞讀

因為玫瑰 (當代愛情散文選)

主編 賞讀／鍾怡雯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叢書副主編／陳維信

執行編輯／郭慧玲 蔡佩錦

編輯／林佳蕙

視覺總監／周玉卿

特約美編／小 雨

校對／施佩君 陳義芝 辜輝龍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6年6月 初版

2006年6月20日 初版二刷

定價／240元

copyright © 2006 by Yi-wen, Chu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CONTENTS

目錄

〈序〉還有更多

鍾怡雯
003

去年聖誕，我把心給了你

王文華
008

經過了他

王盛弘
019

A

林文月
026

無緣

林文義
033

與悠悠

周芬伶
063

寫給妻子的一封信書

徐宗懋
081

榮耀

洪素麗
102

煙火旅館

許正平
114

剝開我，你只會流淚

張曼娟
130



為什麼沒有莫札特

童元方

134

飲酒時你總不在身邊

楊照

155

那年春天

廖玉蕙

191

夢遊書

簡嫚

173

我們的愛沒有血源

蔣勳

191

男人之愛

蔡詩萍

201

半身之愛

隱地

210

極速

羅位育

212

勇氣

蘇偉貞

213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CONTENTS

目錄

〈序〉還有更多

鍾怡雯

目錄

去年聖誕，我把心給了你

王文華

008

經過了他

王盛弘

019

A

林文月

026

無緣

林文義

032

與悠悠

周芬伶

039

寫給妻子的一封信書

徐宗懋

041

榮耀

洪素麗

102

煙火旅館

許正平

114

剝開我，你只會流淚

張曼娟

130



為什麼沒有莫札特

董元方

1991

飲酒時你總不在身邊

楊照

1995

那年春天

廖玉蕙

1991

夢遊書

簡嫚

1997

我們的愛沒有血源

蔣勳

1991

男人之愛

蔡詩萍

2001

半身之愛

隱地

2000

極速

羅位育

2000

勇氣

蘇偉貞

2000

【序】

還有更多

鍾怡雯

一個不寫愛情的人，卻編了愛情散文選。不寫，是因為別人寫得太多，我似乎沒有下筆的空間。當然，這句話完全顯示我對愛情的外行。沒有一種愛情是可以被取代的，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體驗，彼與此，絕對不可能重複或重疊，愛情如此古老，卻又如此年輕。每回閱讀這個永遠無法窮盡的主題，我總忍不住俗濫的形容：如人飲水。是的，俗濫，但是貼切。舌頭最清楚每一口水的滋味。

收入《因為玫瑰》的十八篇散文，大抵體現了愛情的不同樣貌。應該還有更多的海枯石爛，抵死纏綿，或者找不到形容的愛情式樣。有人跟我說每談一次戀愛就像死過一回，每回從逝去的戀情走出來就像死裡逃生，他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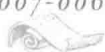
情豈是刻骨銘心，掏心掏肺這麼簡單，文字永遠無法企及愛情的深度和銳度，以及複雜度。好比用試紙測試pH值，我們讀到的只是表面數字，實際上那看不到的零點零零幾才是最準確的酸鹼度，而那麼細微的分別是無法言詮的，文字只會稀釋愛情，或者只能試圖接近愛情。

我聽了拍案，可惜他不寫作。真是可惜。不過，話說回來，他的態度也就是千百種愛情的一種，收入的十八篇散文，絕對沒有代表性——我的意思是說，那也就只是十八種而已——我對「愛情散文」這個名詞其實頗為猶豫，按照字面解釋，是「以愛情為主題的散文」，更準確一點應該叫「愛情的態度」。是的，我比較願意使用這個說法。「十八種愛情書寫」聽起來比較接近我想說的。哎！在愛情前面，我也不免猶豫躊躇。

於是我們讀到簡嫔對已成回憶的往事說：「不管往後我以何種身分與何人了結何法，宿命裡永遠有你一席坐榻」；張曼娟把愛情喻為令人流淚的洋蔥，剝開洋蔥那刻，它嗆辣的氣味無法讓人微笑；王盛弘的「他把我引領了

進來，並陪我走了一小段路」；蘇偉貞想了很久才回答：「好吧，我們試試看！」；王文華嬉笑著說：「誰的愛情不芭樂」，或者乾脆像羅位育三句不離文學本行的挑明「如果男人機趣曼妙，妳以何交換？或者，營生？」……

還有更多更多。





去	年
聖	誕
，	
我	把
心	給
了	你

王文華

從小到大，十二月對我，一直是特別的季節。

低溫刺激身體發出更多熱度，蕭瑟刺激內心發出更多感情。年底，我總是把累積了一年的情緒，一次出清。

第一次對十二月有感覺，在高中。最後一堂還沒下課，教室外的操場就全黑了。對面高一大樓的日光燈全部打開，一間一間的教室亮得像擁擠的蜂窩。留在學校念書，九點多肚子餓了。三五同學拿著鋼杯，溜進下了班的訓導處接熱水。然後坐在教室外的走廊，唏唏嗦嗦地吃泡麵。夜風把操場上的

去年聖誕，我把心給了你

沙吹進鋼杯，泡麵變得更鹹。我們不以為意，把湯全部喝光。打著飽嗝，看著遠方的地平線。地平線的那一邊，是大學。爲了大學，我願意犧牲一切。

十二月吹起的不只是風沙，還有賀爾蒙。各高中的校慶活動，是我們唯一和異性接觸的機會。自己班上的攤位，當然要鞠躬盡瘁。有人烤甜不辣，有人扮鬼。外校女生在門口忸怩作態，我們用厚臉皮的笑話手到擒來。爲了去參加女校的園遊會，我們發明各種請假的理由：「教官，我喉嚨痛！」（半小時後他在女校運動會大聲加油），「教官，我腳扭到了！」（半小時後他在女校園遊會跟女生玩兩人三腳）。天黑了，我們趕回學校，繼續念書吃泡麵。興奮感像十二月的冷風，讓我們兩頰通紅。但回到教室的日光燈下，立刻恢復了正常的蒼白臉孔。我們的現實仍是黑板和黑板上方的國父遺像，不是綠衣或綠衣後面的無限幻想。



世界上最偉大的一首歌

上了大學，對異性壓抑的張力沒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知所措的笨拙。大一的聖誕舞會，是我們第一次正大光明的社交場合。右手握她的手，左手挽她的腰。小心翼翼的程度，好像拿尺在做美勞。那年最紅的歌是喬治邁可的「Wham」合唱團的「去年聖誕」：「去年聖誕，我把心給了你。沒想到第二天，你就把它丟棄……」華麗的編曲，為教室改裝成的舞池撐起了熱鬧氣氛。我抬頭看遮住日光燈的紅色塑膠紙，轉頭看被拉到角落的課桌椅，低頭看剛認識的舞伴，搖頭看因為太冷而仍穿著太空衣的自己；突然覺得：這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首歌！

在那個壓抑的時代、青澀的年紀，雖然很少人真正談過戀愛，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權利傷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題曲。我的主題曲正在播出，我卻窩在牆角當老鼠。那教室密不通風，天氣越冷，耳朵越熱。我用紙杯盛

了一杯過淡的雞尾酒，焦慮地咬爛杯緣。她是今晚最受歡迎的美女，社會系一年級。我看了她一整晚，她的美麗和我的絕望成正比。我鼓起勇氣上去邀舞，胸腔隆隆作響。牽到她的那一剎那，雙手融化成糖漿。還好，是首慢歌。她一邊握我的手，一邊看別人。同時卻能用食指在我掌心，寫了個不知道是什麼的字。

中文？英文？符號？數字？音樂還沒完，我已經覺悟：別傻了，她太有經驗了，你們怎麼可能在一起？她會大規模地傷你的心，把你的靈魂踩在高跟鞋下蹂躪！然而音樂完了，我還是愛上了她。狂妄地以為自己是她的救星，我可以把她改造成秋瑾！我第一次戀愛，愛到後來還是搞不清楚她是怎麼回事，卻因而瞭解了自己：我書讀得好，心卻脆弱得像蛋糕。生日 party 結束後，通常沒有人要。她跟我分手那天，我得了肺炎。兩個月後我坐在開舞會的那間教室上中國通史，一邊擤鼻涕，一邊還在想那晚她在我手寫的，到底是哪一個字？





當下我好想寫信給她們

畢業後，十二月依然寒冷，卻不再自動有浪漫的可能。當兵時最累的，是半夜三點起來站衛兵。因為離開被窩穿衣服那一刻最難，所以乾脆全副武裝去睡。站在燈光昏暗的中山室外，營房外的樹不斷搖動。失眠的狗站在長廊盡頭的廁所門口，冷風讓廁所的門低沉合奏。我眼神空洞，依序想起從小到大喜歡過的每一個女生。她們的裙角、她們的微笑、她們揮手再見之後的背影、她們依在我肩頭是如此輕盈！她們現在在哪裡？嫁給了誰？快樂嗎？會不會偶爾地、偶爾地就好，想起了我？

當下我好想寫信給她們，說過去都是我的錯，你們若還沒結婚，讓我們重新開始。上一次戀愛我們是破碎的臉，下一次戀愛我們會是傾城之戀。我們是最深情的空軍，俯瞰愛的太平洋濱。你若願意回到我的港灣，我不再在每次爭吵後對你軍法審判。越想越激動，我把槍靠在牆上，拿出口袋中的小紙條，開始寫午夜情書。我盤算著一小時後回到被窩中用手電筒寫完，也許這

去年聖誕，我把心給了你

個周末就可以約在岡山……一小時後，我回到床前，還沒躺穩就已睡著。第二天醒來，冬天的陽光刺眼，一陣慌亂後衝到營房外早點名，腦中想的只有今天的豆漿甜不甜，完全忘了我的傾城之戀。

直到下次再站衛兵的時候。

到美國念書，十二月濕透到骨頭。剛去那年，一向陽光普照的北加州雨下個不停。學期剛開始時忙不過來，我請中國餐廳每晚送飯。下課後我騎著腳踏車回到宿舍，送來的便當包在塑膠袋裡、放在宿舍門外的地上，像一份淋濕的過期報紙。有時被信箱掉出來的廣告傳單蓋住，還得在地上找一下才行。拿著濕冷的便當回家，坐在書桌前沒表情地嚼著。背後雖然是美國娛樂新聞的熱鬧氣氛，但眼前沾滿雨滴的落地窗卻很冰冷。那個冬天，我第一次遇見我在大學四年的文學作品中不斷念到的「寂寞」。它不請自來地闖進房間，輕而易舉地把我攻陷。像醫學院的學生發現自己得了絕症，熟讀文學，讓我的感觸更深。那是一個漫長的冬天，我是最年輕的老人，桌前一坐，自